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



一位编辑小姐要我写下一句对我有启迪的话，
我想到了两个字，只有两个字：无为。

王蒙

王蒙

卷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

王蒙卷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周武豪
责任技编 老嘉琪
封面设计 王惠敏
责任校对 周小京

世界华文散文精品·王蒙卷

王蒙 著

广州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592—621—2/1·185

定价:15.00 元

编者短语

●华文美丽的形体和丰富的内蕴，自有其古老非凡的魅力。

电脑的使用使它成为世界文化的精灵，四处飞翔。

散文是它强劲的肩膀。

●散文大家们的作品已经构成人类文化星系中灿烂的星河。

每一位都是一个迷人的星座。

●本丛书由青年学者和著名专家组成严格的编选队伍。

本着人类进步自由的精神，将陆续推出大家们的力作。

目 录

- | | |
|-----|-----------------------|
| 1 | 新年 |
| 4 | 民丰小记 |
| 9 | 国庆的礼花 |
| 12 | 在贝多芬故居 |
| 16 | 别衣阿华 |
| 25 | 清明的心弦 |
| 27 | 雨中的野葡萄园岛 |
| 31 | 墨西哥一瞥 |
| 45 | 祭长者——邵荃麟同志 |
| 50 | 一个甘于沉默的人 |
| 54 | 安息吧，鞠躬尽瘁的园丁——悼
萧殷师 |
| 59 | 满面春风的克里木·霍加 |
| 62 | 哭老铁——并哭鲍昌、莫应丰 |
| 66 | 故乡行——重访巴彦岱 |
| 74 | 雨 |
| 78 | 塔什干晨雨 |
| 83 | 苏丽珂 |
| 91 | 访苏心潮 |
| 123 | 清晨的跑 |
| 126 | 别有风光的堪培拉 |

目 录

129	科摩湖里游泳
131	凝思
138	羊拐
139	苏州赋
143	落叶
145	海
147	树
149	旧宅
151	新疆的歌
156	宰牛
158	四月的泥泞
161	忌妒
163	安详
166	在声音的世界里
170	夜半歌声
175	音乐与我
181	湖
184	天街夜吼
186	我爱喝稀粥
190	搬家
195	忘却的魅力

目 录

198	无为
200	不设防
202	诸神下界
204	行板如歌
208	我的喝酒
216	猫话
220	磨豆浆
223	壮游的“阿甘”
227	我为什么写作
230	我爱读《红楼梦》
232	夏衍的魅力
238	不成样子的怀念——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247	周扬的目光——我看周扬
254	第六十二个春天
257	难忘冯牧
261	别荒煤
265	怀念王任重同志
268	我心目中的丁玲
282	梅花朵朵绕梁来
285	美丽围巾的启示

目 录

294	相信人生
297	想念玩具
299	不能没有童话
302	浪漫情怀
304	如诗的篇什
307	深情的祝福

新 年

十二月了。

我们想起新年：日历最后和最初的一页，雪花，鞭炮，贺禧，晚会上的笑闹，松枝间闪耀的红灯……

想起收音机里传出的钟响，那“当”的一声钟响，是奇妙的时间的脚步。

亲爱的朋友！你可那样屏神静息地倾听过时间的步履？也许是在华尔兹舞的间隙，也许和爱人在一起，你小心地听着广播员的报告：差十秒……差五秒……差两秒……，然后“当”的一声，新的年头来了。

在新旧交替的一瞬，时间是那样地振奋我们和刺痛我们。

有时候光阴悄悄地走，像偷儿一样地没有声音，待你觉察，他已去远，他偷走了你最无价的宝物——青春、力量和缤纷的幻想……

你忽略了时间，时间也忽略了你。

当新年来临，时间敲打我们的窗子，“莫非我落后了么？”

于是离开生着火炉的小屋，我们向前奔去……

当新年来临，我们长大了。

托儿所“小”班的娃娃，要上“大”班了；新满十八岁的青年，将去投票了。

只是人们么？城市，花草，大地，也增添了年岁。

年龄也丰富了它们，城市有新楼，花草有新色，大地有新收获。

年龄充实我们还是剥夺我们？那在我们自己。

当新年来临，我们长大了，我们严肃了，我们努力了。

在新年以前来一个，“大扫除”。

我们扫净地上的灰，擦净窗上的土，抹去房顶的蛛网。

于是阳光透过玻璃没有遮拦的照射，于是一切什物亮闪闪。

快乐啊，别看我们累得气喘。我们欢喜这明亮的世界，欢喜一切垃圾的清除。

在除夕的晚上，我们一齐跳舞。

最初好像不好意思，慢慢地……

然后随着急骤的乐曲旋转、转、转，飞快不休。

灯光散乱，人影交错，千万种影象掠过眼底，让我们更快地旋转，让机器更快地旋转，让地球更快地旋转……

在除夕，我们相互赠礼。

我送你一株梅花，你送她一块手帕，她赠我一本大厚书。

又大又厚的书一本，原来全是白纸，这可是个谜语……

我猜到那谜底了！厚厚的书要我自己去写，写下新的一年
的工作、战斗和幸福。

开完晚会了，我漫步家走。

我的脸上带着笑容，我的衣上披着金纸屑，我的手上留着

许多只手的温暖。

我回家，欢乐使我醉倒，使我入梦。

我倒下，睡了，但又惊醒。我激动地告诉自己，像说什么秘密：“从来没有降临过的一九五×年来了。”

我起身，开门，走出院子，我向着星星，向着天空问候：“人间的新客——一九五×年，你好！”

新的一年来了，她纯美如处子，丰饶如从未耕耘的泥土。

每天的早晨升起太阳，每年的开始唤起希望。

新年带来了什么呢？

愿她给青年带来第一次爱情，给兵士带来赫赫的功勋，给小孙子带来两吨重的蛋饼，给学徒工带来流汗的喜悦。

愿她给生命带来春日，给世界带来安宁。

永远年轻的时间呀，我向你赞颂！

1956 年 12 月

民丰小记

如果你打开地图，也许得费点劲才找到标着“民丰”的这个小圈圈。从乌鲁木齐到民丰，要穿天山，绕沙漠，沿昆仑走上五千里路，坐班车净走十一天。而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还有八千里路的“云”和“月”。也许你还会注意到，民丰这个小圈，正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紧边缘，甚至于，有些地图干脆把这个小圈圈画在标示沙漠的密麻麻的黑点子里。

就是这么个小而无名的地方。民丰全县只有一万三千多人，三个公社；而三个公社又被茫茫的沙丘分割，距离以百公里计。

我有幸在民丰稍事停留。现在，离开她已经近一个月了。然而，总是想念她。有关她的诸种印象，萦回在我的脑里、心里、梦里。一想起这个遥远的小县，便感到说不出的温暖，而且有那么一种力量，向人冲激、使人振奋，促人深思。

……汽车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高速行进，狂风挟着沙尘昏黄蔽日，呜呜怪叫，车轮卷起石块，敲得车底的钢板砰砰地

响。嘎地一声，车停了，原来是山洪冲断了公路；人们脱鞋挽裤，下水找路。车子终于怒吼着震荡着越水而过，水花顺着窗玻璃淌流。刚走不远，却又碰到倨傲地蹲在那里的，被一阵风送来的流沙堆。就在这貌似险恶的途中，时而看见一个个维族的养路工人，他们戴着鲜丽的小花帽，牵着高高昂首的骆驼，拉着刮板驱沙平路。他们脸上的自然而憨厚的笑容，使人们刚才无意中皱起的眉头顿时舒展了。

车到县城了（其实，此县既无镇更无城，这里只是尼雅公社的一个巴扎，县级机关设在这里）。一下车，头一个感觉是：“怎么？这里是民丰吗？”宽宽的又直又平的街道，两行新植的白杨，为了防止牲畜伤害，树干上一色包扎着芦苇，树叶在和风中愉快地喧哗。树后面是崭新齐整的房屋，“民丰县新华书店”，“民丰县百货门市部”，“民丰县电影院”，“民丰县汉族食堂”，“民族食堂”，每一块白漆招牌上都用维汉两种文字分明地写着“民丰县”。民丰人更是热情而多礼，银须及胸的老汉捋胡须向我们俯身致意；少先队员停住脚步高高地举起右手来；骑着自行车的小伙子见到客人，立时下了车，推着走过去，以示礼貌。连穿着彩色连衣裙灯笼裤，披着大白纱巾，骑着毛驴的妇女，也持缰鼓掌表示欢迎，还有骑着马的、唱着歌的、卖酸奶子的、在脚手架上运土坯的……人人都那么健康、开朗，把那么多亲切友爱的目光投向我们。

这儿就是民丰么？夜晚，当我闭了电灯，躺在县委的宿舍里的时候，又一次问自己。戈壁的荒凉哪里去了？风砂的暴虐哪里去了？落后、偏僻、闭塞都哪里去了？

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幸福渠。车子穿过尼雅公社和鲁卡雅公社。遍地是绿得发黑的小麦，安详丰满的桑树（民丰田里的桑树，是我在南疆看到的最多的）和清澈可人的毛渠。县委同

志说，民丰虽小，生产却很多样，去年收获了 800 来万斤粮食，今年又把牲畜发展到 17 万多头。人们还造林，养蚕，捕鱼。民丰拥有两万亩地的梧桐林，今春又植树两万株，育苗 50 亩，民丰的鱼湖，也是驰名的，产鱼大而无鳞，我们已在昨晚领略了它的美味。

说着说着，车子已经离开了美丽的绿洲，开进了缓缓起伏，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幸福渠，就修在杳无人迹的戈壁滩里。

幸福渠离县十五公里。底宽达六米，长达十余公里的干卵石渠道，活像一条苍劲的巨龙，稳稳地卧在戈壁滩上。它将把调皮的尼雅河的流水驯伏，让它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丰和南疆各地一样，终年基本上没有雪雨，她的存在，全依仗尼雅河。尼雅河又和新疆的许多河流一样，根本没有什么河道。每年，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下来，便随着与之所至，势之所导四下流窜，形成许多大小河流，尼雅河便是其中之一。尼雅河，是最不争气的一条河，一年只有五个月有水，水量忽小忽大，小了不够用，大了把渠道冲个稀糟巴烂。以往，区区民丰，只有些土渠，作梦也不敢想修什么卵石大渠。公社化以后，人们心气高了，力量大了，经过长久的勘查、设计、多方准备，终于从去年五月打响了修建幸福渠的战役。开始只有 100 人在这里堆石挖土，秋收以后，全县三千多劳动力中来了一千多人修渠。人们睡在地窝子里，吃着骆驼刺、芨芨草烧火烤的干馕，喝着毛驴从村里两桶两桶驮来的宝贵的水，奋战了一冬春。今年春天，水渠工程虽然并未完工，却已初步加以利用。往年五月底才能见水，今年三月十八日水就到了地里。往年从河道到田头水要爬三个多钟头，今年四十五分钟就行了。往年这个时候，麦子头遍水还浇不完，今年已普遍浇了两遍。

大秋作物的播种，也比往年大大加快，还多种了 6000 亩地。等到幸福渠完工了，那更不用说，增加三个月有水，成倍地增加流量，除了作物播种会更及时，田间管理会更充分，还可以开垦 15000 亩荒地。

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参观了今年五一节落成的分水闸。这是“大洋”闸口，混凝土钢筋结构，洋灰墩上朱红的油漆漆着大字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三面红旗的光辉，就这样地照亮了这边远的小县，就这样地唤醒着了浩浩茫茫的戈壁滩。

也许，在全疆各地今年兴建的总数以万计的渠道中，这只是很小的一条。在吐鲁番，修建的大渠长 60 公里，在策勒，更在修一条长达 150 公里的大渠，其实，那是名副其实的人造河。但是，民丰的幸福渠给我的印象最深，真是难能可贵，这个空前的工程表现着民丰人的跃进的步伐和革命的气魄，它将彻底改变民丰的面貌。

民丰人作了许多工作，修渠、造林、扩种棉花、精管小麦、建立绵羊人工受精站以至于翻盖俱乐部、给电影队配备骆驼以加强远地的巡回放映……民丰有各色各样的风光，有绿水环绕的桑田，有风吹见羊的草场，还有昆仑山里的牧场——从那牧场到县里来，要走四天呢。凡此不表，这里，单记一记民丰的孩子们。

那天中午，有一群孩子在县委会的门口玩耍，男、女、维、汉都有。他们穿得很新，也很漂亮，质料多是丝绸、哗叽之类。我问：“你们平常老是穿这样的衣服么？”一个孩子误会了我的意思，回答说，“不，我们冬天穿棉衣，还有羊皮大衣。”我笑了，我想到，这几年新疆生产发展得很快，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同时我也知道，维族人民没有置办家

俱的习惯，却普遍穿得好一些。我们继续谈话，这里的孩子有一个可喜的特点，就是差不多人人兼通维、汉两种语言。一个县委汉族领导同志的小女儿告诉我：“我从小在维族托儿所，直到快上小学了才回家学的汉语。”他们亲亲热热在一起玩丢手绢、跳房子，说说笑笑，交换使用着两种语言，显示了下一代的民族团结。他们的玩法与关内地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跳房子抛砖的时候，要弯曲着右手从头后面抛下，而左手轻轻一扬，增添了几分舞蹈姿势的俏美。我问讯他们的生活，他们七嘴八舌地大声说着，怕我不懂，还互相翻译着以及自我翻译着话语。他们的学校有汉族班也有维族班，有小学也有初中。六一节刚刚过去，全校举行了体操比赛和文艺表演，说着，有的就比划起练操的架势来。他们常看电影，最爱看“英雄小八路”和“阿娜尔罕”。于是，两个孩子对唱起“阿娜尔罕”中的插曲。有一个男孩子和我不多说话，却不住地一个人倒立、翻觔斗、后弯腰，似在吸引我的注意。果然我注视起他来，旁的孩子解释说，一个月以前，自治区杂技团来这里表演，这之后学校中就掀起了一个纷纷折跟头、耍盘子的高潮。话说明白了，那男孩子也不练了，大家笑了起来。他们的笑声是那样爽朗、奔放，直让人觉得，在他们的心灵里，新生活的幸福饱满得都溢出来了。

1964 年 7 月

国庆的礼花

在建国初期，也许可以说是我们共和国的童年吧，节日的游行、阅兵和焰火晚会曾经怎样地激荡着人们的心！一进入九月份，国庆的准备工作已经使许多年轻人睡不着觉了，应该抬着怎样的图表和模型去向祖国汇报呢？应该穿哪一件毛衣、哪一条裙子来表达我们新中国的新一代的幸福和欢欣呢？要走什么样的步子，做什么样的动作，摆什么样的姿势让毛主席来检阅我们的精神面貌呢？一想起这些，我们简直兴奋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本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本来是“东亚病夫”，本来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本来是男人的长辫、女人的小脚、叉麻将的官员和抽鸦片的兵将……我们充满了悲愤，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去“向着法西斯蒂开火”，去迎接黎明。……多少先人望枯了双眼，多少烈士梦断了魂魄，终于，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摧枯拉朽的进军中，在秧歌和腰鼓声中到来了，中国的上空，从此永远是“解放区的天”、“明朗